

2008年,我到内蒙古杭锦旗的一个乡里当扶贫工作队长,归杭锦旗沿河工委领导。沿河工委书记老王是我的兵团战友,同黄河打了一辈子交道,曾有战友劝他,离开沿河这苦寒地方吧!年纪大了,到市里找个单位养老。老王却说,我是33年的“老黄河”了,晚上听不见黄河的浪涛声,都睡不着觉。我知道老王说的是真心话,他把家安在了黄河南岸的独贵塔拉镇,这些年有兵团战友故地重游,他的家就是战友落脚的地方。只要有空闲,老王就陪战友们相聚,唱些兵团的老歌曲,有时候唱得泪眼婆娑,还感慨说:叙不完的是战友情,忘不掉的是黄河湾。

老王说的黄河湾,是指内蒙古的杭锦旗草原。黄河流经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时,先是浩浩荡荡向北,可进入这里后,一个骏马掉头,拐了个直弯,化成了一支飞箭向东而去。老话说,黄河百害,唯富河套,可这一富偏偏漏掉了地处河套平原的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广漠沿黄地带。这里南有库布其沙漠,北边就是黄河,经年累月沙漠北移,严重侵蚀着沿黄地带。为了黄河安澜,人们种树种草,前挡后拉,严防死守不让沙漠探头阻塞黄河。

我找老王报到那天,他给我介绍情况,末了感慨地说:老肖,我在沿河工委当了10年书记,一到结冰化冰时,每天日子都是过得恹恹惶惶。为了治凌洪,我把命都快搭进去了,可沙害没挡住,凌洪也没挡住。我不骗你,做梦我都喊自己的名字,你是个干甚的呢?

老王的话,听得我心里有些酸楚。黄河的凌洪,我太熟悉了,每到初冬结冰和春天化冰时,泡在黄河里的浮冰就会结成高高的冰坝,横亘在河面上,横七竖八地垛在一起阻塞着黄河。奔流的水位就会陡然升高,冰水会不时溢出黄河南岸,形成凌洪。夜里凌洪袭来时,冰块相撞还会发出哇哇怪叫,声传几十里外。我小时候,黄河南岸几乎每年都有凌洪溢堤,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所以,这

记得有一天,听到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方庄邮局的,有您的一封信。”久违了,信!云中谁寄锦书来?我端详这封信,信封右下方印着红色的字:天津日报报业集团。急忙拆开,一张明信片落入手中,背面写道:“李培禹老师:新的一年即将来临,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热情支持,顺祝新春快乐,创作丰收!期盼力作!编辑宋坤”。后面还附有她的邮箱和手机号。我和小宋编辑并不相识,她不会想到,这短短的几句问候,竟让我想起与《天津日报》40余年的情缘。

40多年前,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大三学生的我在天津日报社实习。带我的是农村部女记者韩国珍。韩老师性格稳重,不事张扬,常常默默地帮助、关照我。她带我下乡采访,然后拟定主题,在我的初稿上悉心修改,最后见报时署名只有我一人。韩老师说,实习期间争取多见报,你们的老师等着看成果呢。那时,我常有意走过文艺部的门口,往里张望,因为那里曾是著名作家孙犁工作过的地方。后来,我鼓足勇气把一篇散文习作《雨》拿给了文艺部编辑。实习结束,返回北京。一天,收到一个大大的信封,“天津日报社”几个红色的字格外显眼。在寄来的样报上,竟看到我的那篇《雨》发表了!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登上《文艺周刊》的版面。

时光荏苒。2011年深秋,我又一次沾了《天津日报》的光,领取首届“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上午颁奖典礼,下午获奖者应邀参观天津日报社,我比其他人都激动。更让我差点落泪的是天津日报社的资深副刊编辑王道生老师和当年实习时结识的农村部的孙妍,已在报社门口等我了。孙妍还是那么质朴。我们三人刚要合影,《深圳商报》的侯军兄也加入进来。当年,他也是天津日报社农村部的。

这封信还让我回想起往日时光里寄出和收到的那些“锦书”。

有这样一封带着温度的书信,我想告诉朋友们。培禹兄:

……给您写这封信,缘起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读到您的散文《信的随想》,唤起了大家对“写信”时代的美好回忆。我说,让我们大家写信吧……写信,写在纸上,是朋友间真诚的相待。现在,写信成了一种唯美的奢侈,在“写信”中体味细节之美,虽然东一句西一句没有格式,却也感动了我自己。字字句句,酝酿在笔下,弥漫着表达、感受、体味和迭出的意境,应该会有惊喜吧……

给我写这封信的是女作家华静,她的话语令我陷在温暖之中。这封信是用碳素笔工工整整书写的,我读至信尾,发现末页还有文字。展开再看,只见标题是《李培禹文录》,后面内容是我近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目录,散文、诗歌、评论、杂文,几乎未遗漏一篇,甚至我在微信公众号上发的作品,也全列入了。望着那娟秀的笔迹,我汗颜了!她不仅是成就在我之上的作家,更是一位资深的副刊编辑,在这样一位老师面前,我无处藏拙。我深知她的真诚,知道她希望我好。我鼓足勇气,按照信里列出的作品篇目,编了本近30万字 的散文选。拿到样书后,我第一个寄给了华静。当然,也工工整整地附上了一封信,信封上故意没有写寄出地址。我也想给好友一个惊喜,让她猜一下云中谁寄锦书来。

黄河曲弯处处春

肖亦农

里的老百姓说:黄河百害,凌洪最坏。

我说,老王,我们工作队在 you 辖区,你有事情尽管吩咐,我随时随到。老王说,少不了要惊动你。后来,老王真就叫了我,让我跟他察看防洪堤,预防灾情。记得那是个春夜,只见冰水咣咣地拍打着堤岸,春风卷起波浪,呼啸着冲向堤岸,看得人胆战心惊。堤岸上摆满了沙袋,民兵、职工、村民扛着锹站了满满一堤岸,时刻准备着与凌洪拼命一搏。老王对我说,你看我这些“兵”怎么样?算不算严阵以待?这里的人个个都能打硬仗。正说着话,远处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老王听了,高兴地说,炮兵炸冰坝了,看来水马上就能退了。堤坝上随之一片欢腾。

有年初春的一个夜里,我接到一个电话,独贵塔拉镇索素段有两处溃堤,凌洪横扫了独贵塔拉镇和几个村庄。天一亮,我就赶到救灾现场,只见人们在泥水里走得深一脚浅一脚。市领导索性脱掉皮鞋,挽起裤腿跟着老王蹚水。路上经过老王的家,这里已经被凌洪毁掉了,几块浮冰顶在老王家门口,老王连看都没看一眼。我同老王打了声招呼,就跟他们来到高坡上的一间房子里。就在这间房子里,召开了现场救灾会,市领导红着眼睛主持会议。临散会时,老王突然说了一句,我马上就要退休了,还赶上这么一桩子事,想给大家说个体

会,凌洪不能这么治了,我们一定要有治灾新思维。这时,一位戴眼镜的青年干部站了起来,说自己是当地水利局的技术员。他说,太同意了,咱不能总是被灾害牵着鼻子走,能不能从根子上解决千年凌洪老问题?市领导鼓励他说说具体想法,那名青年技术员却说,我没啥具体想法,就是觉得要从根子上解决。一些人听了就笑了,老王却不笑,不满意地说,笑甚呢?我们就是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后来,老王退休了。有一次见面,他对我说,现在沿河水利上青年人作了大贡献,两个措施我以前都没见过,却极大解决了水患问题。我问什么措施,老王说,现在实施黄河水权转换,沿黄工业园区生产生活缺水问题改善很大,我当年咋想不出这好办法呢?我说你那会儿哪有工业园区?你除了种麦子种葵花搞些传统农业,还能搞什么?老王说的水权转换,主要是政府主导,用水企业投资,整理农业用水管网沟渠。农业用水系统尤其是直接用于浇地的支、斗、毛渠多年失修。现在修缮了灌溉渠道,将节约下来的农业用水通过水权转换,用在沿黄十数个工业园区项目上来。这样,黄河供水指标没有变,而工业用水得到了保障,农业用水成本也大大降低,工农互补,沿黄经济一派春光。

收割玉米

曹 兵

茂盛的雨水仿佛有不愿撤离的心愿
浓稠的云朵之下
大地上,满是劳作者探询的眼神
我们熬过了很多日子,看到丰收的季节
时间掐在指尖,没有比现在
更珍贵的时候。太阳从云的缝隙中
闪出的第一道光,带来了新希望
再灿烂一点啊,湿漉漉的土地
需要温暖的阳光。地上
收割机熄灭的马达就要吼起
山中升腾的雾气慢慢散去
黄土的表皮开始发白。像是一种信号
召唤着聚集的人群
“开割了”欢呼声混合着发动机的吼声
震颤的山谷中,金黄的玉米
在车厢中堆起秋天最美的色彩

秋天到来,菜园里又要撒种栽苗了:萝卜、白菜、茼蒿、菠菜、茼蒿……在我的家乡,这热热闹闹的菜园里必然少不了一样:冲菜。

乡亲们所说的冲菜,是一种青腊菜。秋天随萝卜白菜播种,到了冬天,青腊菜长成一棵棵大白菜的形状,也包了心,只是比大白菜茎更壮、叶更厚,通体呈青绿色,如一棵翡翠,沉甸甸的,大的有七八斤重。将青腊菜整棵砍回家,劈成两半,如同劈开了一块玉石。外面一层茎叶是青绿的,里面包心的部分是白黄的,清洗后,放在院场的柴堆上或屋檐下的筐箕里晾干水分,待菜叶略蔫后切碎,放入沸水中。打个翻身焯烫一下,迅速捞起放入盆内,拌上预先准备好的姜末、蒜泥、盐花、辣椒粉,旋即趁热装入紫砂陶罐内。装罐之前,清洗干净的陶罐要用焯烫青腊菜的热水烫洗,一可去除异味,二可保持陶罐的温度。装罐后,罐口用一整片焯洗过的青腊菜叶封严实,第二天早上就可开罐食用。

制作冲菜要把握火候,动作要敏捷利索。焯水、拌料、烫罐、装菜、封口,一套程序如同百米赛跑要一气呵成,既有条不紊,又恰到好处,既不能焯烫太过,那样吃起来没有脆爽

活动是下午2点的,火车8点一刻就到站了,比原定到站时间早了10分钟,在我的乘车生涯中,这是少有的现象。查了导航,从北京西站到活动地点八里庄,打车只需要一个小时,这中间空出四五个小时。那就逛逛北广场。虽然隔三差五会来一趟北京,却有两年没到北广场了。

北京的气温没有我想象中的冷,朝阳满天,明澈的阳光铺满了整个北广场。我发现,北方秋天的阳光几乎没有死角,它让一切都变得透彻明亮。不息不止的风让花坛里的鲜花摇曳生姿,大立菊格外明艳。北京的秋天似乎一直是这样,阳光和风永不退场。从陕西丹凤县城出发时穿了秋衣秋裤,这一刻显得完全多余。

车站是一个城市的地标,也代表了某种形象。在北京,让人们引以为傲的地方很多,故宫、长安街、鸟巢、国贸大厦,但我觉得没有比北京西站更能代表北京的地方了。它的年代感,它的包罗万象,它斑驳陆离的众生图景,它是浓缩的、写实的,又有张扬的成分。



▲中国画《印象胡杨》,作者李汉平。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张珊珊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非AI(人工智能)创作或编辑。

感,又不能焯烫太轻,冲劲出不来,失去风味。拌料动作也要快,要趁热迅速将其紧封于罐内,让其发“冲”。冲菜除了咸淡合口,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要“冲”,冲菜越“冲”,才越地道,越合大家的口味。乡亲们认为,只有做事泼辣的人,做出的冲菜才“冲”;做事温吞的

冲 菜

谭 岩

人,做出的冲菜就不“冲”。大家走亲访友,往往会从品尝主人家的冲菜,从冲菜的冲劲,来评价一户人家的新媳妇和女主人是否泼辣“厉害”,聪慧能干。

乡亲们口中说的上好的冲菜,一是看色,要黄绿相间,鲜嫩悦目;二是品味,要清脆爽口,咸淡适度;三是闻香,要香气扑鼻,暗藏冲劲。初次吃冲菜的人,一瓣刚入口,正当感觉良好之时,冷不防一芥芥末味直冲鼻腔,喷

记不清多少次抵达与出发,进站与出站,有时选择在南广场,有时在北广场。我的记忆里,与北广场发生联系的次数更多些,有时是偶然,有时是主动选择。毕竟,由此进出更便捷一些,路经也更熟悉一些。

1996年的冬天,异常寒冷,那一天,零下十几摄氏度,我第一次到北京,在北广场停留,等待转车,真正感受到了北京的寒冷。2015年冬天参加一场节目录制,在顺义李天路住了3个月。我曾专门询问过一位当地老人有关北京气候的变化。他告诉我,本世纪初之前,北京常有零下20摄氏度的冬天,但此后再没有出现过这样寒冷的天气了。30年前的那个冬天,我去《林海雪原》里写到的牡丹江海林夹皮沟去看一个女孩,从老家峡河出发,经卢氏、灵宝、洛宁,在河南洛阳登上火车,历时10多个小时到达北京西站。我想买一

老王说的第二措施更有意思,其实是水利人搞了一个变害为宝,大胆提出将凌水引进库布其沙漠的想法。到2023年,已有近5亿立方米凌水被引进沙漠,这就大大解决了凌洪溢岸的凌灾问题。引凌入沙实施10余年来,黄河南岸几无凌灾。凌水引进了沙漠,形成了百余公里的千岛湖,沙湖像一串串珍珠镶嵌在库布其沙漠上。当地大力发展沙漠上独有的特色养殖,鱼虾、甲鱼、螃蟹就养在这大漠沙湖里,为沿岸的养殖户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后来有一次,老王邀我们几位兵团战友再去黄河湾,说要带我们尝尝沙漠海鲜,大家欣然而往。我们来到生机勃勃的黄河南岸,沙漠已经赫然退去,只见成片的土地阡陌交错,直铺天际。老王说,现在搞的是“公司+农户”的运营方式,从种子入土到产品销售,全是公司化运作。说着,老王感叹,以前真是想不到,地还能这样种!老王还带我们参观了沙漠水产养殖,介绍我们认识了水产养殖户老李。见到老李时,他穿着水裤正站在虾塘里,晃着手中的网抄说,算到去年,我在这里养了10年虾,跟引凌入沙基本同步。一个查看虾苗成色的水产技术员说,老李这样的引凌入沙受益户,这里不下几百户。我们问他年收入大概有多少,老李连忙摆了摆手说,也就是挣点辛苦钱。老王说,要说辛苦,那些年我不比你辛苦?说着笑了起来,忽然又停下问我:你听说过智慧黄河工程吗?

我说,现在各地都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这智慧黄河工程一定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吧。老王说,我去了水利局,就想打听个明白,究竟咋个智慧法?人家工程师给我讲了两个小时,我才算听出了一点门道,我给你说说?我笑着说,两个小时就听出一点头道,你就别在我这卖弄了,也给我留点儿想象空间!

老王哈哈笑了起来,你说得对,是得留点儿想象空间,可很多变化,以前是根本想不到哟。

春风满面的老王,脸上的笑容就像美丽黄河涌起的浪花……

大地

嚏连连,严重者被呛得涕泪俱下,引得席上满座大笑。但这股冲劲很快就会过去,在一个接一个的“阿嚏”声中,浑身气血贯通,五脏六腑都舒泰畅快。“冲”过之后感到余味无穷,胃口大开,不由举箸再来。

年前后来了贵客,浇上一些香油,这道普通的农家小菜,瞬间变得色泽油亮、受人宠爱。春节过后气温升高,新做的冲菜刚过几天就会发酸,但这有了酸味儿的冲菜和肉类烩炒,当人们吃腻了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之后,也是一道美味佳肴。

吃惯了冲菜的人,吃不到冲菜,生活仿佛少了点什么。到武汉工作后,曾从家乡鄂西带来几棵青腊菜,用老家做冲菜的方法来做,可是味道总是差那么一点儿。好在近年来,由于电商兴起,这道藏于深山的美味佳肴,成为乡亲们一条增收渠道的同时,也给远隔千山万水的游子带来了品味乡愁的方便。



件军大衣抵御下一程的寒冷,但商场里没有了。一位售货员姑娘把她的大衣脱下来递给我,让我试穿,可惜太小了。商场里有暖气,货物琳琅,穿着各式军大衣的售货员姑娘美得朴素。我去广场拍照留念,看见北广场的柱子和建筑物上,有许多“某某到此一游”的刻划痕迹。

当时数码相机还不普及,用的是胶卷。照相后,须留下地址,照片要若干天后邮寄到家。在填写地址的队伍里,我听到了两位姑娘的对话,口音与我家乡人们的口音一模一样。我突然生出他乡遇故知的惊喜,但地址显示是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坐实了家乡的说法,安庆是我们的祖籍之地。

北广场积雪未化,被车辗脚踏出厚厚的冰板,灰尘落在栏杆上、花坛边,厚厚一层黑迹。太行山余脉的西山静穆、苍凉。它们共同做了

搞科研、搞创作的人,想必都会盼着灵感忽然到来这等好事。

灵感的来源有多种,定睛一看是其一。所谓定睛一看,是稳住心神、凝心静气,仔细端详而且心有所思,而不是眼神飘忽、目光迷离,貌似在看,其实没看。

钟表的诞生,源于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一次仰望时的定睛一看。1583年的一天,19岁的伽利略在一座教堂里参加活动时,发现吊灯在风中来回摆动的幅度无论是大是小,每次摆动的时间几乎是相等的。他用自己的脉搏作计时工具,证实了这一发现,由此提出了“摆的定时性”这个关键性原理。1656年,荷兰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根据伽利略提出的这个原理,成功设计并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座精确的摆钟。这是科学技术史上理论与实践互相成就的典型一例。

1910年的一天,德国人魏格纳在病房里眯着挂在墙上的世界地图发呆时突然发现,南美洲巴西突出部分与非洲西海岸几内亚湾的凹进形状不可思议地吻合。再细看,又发现不少大陆的边缘可以相互拼接。他据此推断,远古时代陆地是连在一起的,后来因分裂漂移才形成现在的海陆格局。两年后,魏格纳提出了“大陆漂移学说”。这个学说为板块构造理论奠定了基础,人们尊称他为“大陆漂移学说之父”。

如果伽利略和魏格纳没有在那时那地定睛一看,认真联想,这些影响深远的科学理论可能就不会被发现,人类的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就不会有后来的一系列重大突破。

定睛一看出佳作,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也不少。

盛唐开元年间的一个黄昏,王之涣在鹳雀楼上极目远眺。他看到了即将落山的太阳,看到了滚滚东去的黄河,可能还联想到了人生的格局和志向等,于是吟出了一首光耀千古的五言绝句《登鹳雀楼》。因为写景如画,蕴含哲理,后人给它戴上了“唐诗五绝之首”的桂冠。李白年轻时出川漫游,初上庐山后定睛远望香炉峰,见瀑布从高处直泻而下,见水雾在日光里色如紫烟,诗兴大发,于是一首赞颂壮美风景的七绝《望庐山瀑布》横空出世。

如果王之涣和李白等诗人当年没有定睛看那些山和水,他们的灵感就不会爆发,我们的精神食粮里就没有这些“美味佳肴”。

这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玄学,这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是玄妙的世界与敏锐的眼光在时空里的奇妙邂逅,这是偶然性和必然性在人世间的“量子纠缠”,这是无数哲人与万物万象在天地间的互相成就。客观事物触发了科学家和文学家电光石火般的灵感,灵感又激发了他们具足的灵性,然后石破天惊的科学理论或文学作品就开始孕育了。

定睛一看的重要性,不亚于用照相机拍照片时给镜头聚焦。再好的镜头如果不聚焦,拍出来的人物和景物必然模糊不清。

定睛一看,既要用眼看,更要用心看。灵感虽然得之偶然,但其实是长期积累的收获。没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即使“把鼻子撞歪了”,脑子里也不会有灵光闪现。在构想大陆漂移学说的前5年,25岁的魏格纳已经获得柏林洪堡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李白少年时就聪慧异常且酷爱读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有了这些知识储备,当点燃灵感的机会到来时,他们才会如有所助般抓住而不会错失定睛一看带来的大好机遇。

面对有灵感可启悟的万物万象,如果只是走马观花、匆匆一瞥,眼到而心未至,便会与机缘擦肩而过。心中有所感、有所悟,心到了还要手到,悟到了还要做到,抓住了还要抓牢,这样才不会错失机缘,进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作为。唯有凝神专注、知行合一,方能捕捉转瞬即逝的灵感,不错过发现与创造的良机。



照片的背景。我站在广场上,穿一件便宜的土黄色皮夹克,一双带透气孔的运动鞋,头发凌乱,因疲惫而憔悴,但双目炯然。

它仿佛成为我此后命运的底色和隐喻。3年后,我上了矿山,山南水北,一去16年,至今没有归来。这张照片至今还在,当时它被冲洗出两张,一张留在了夹皮沟女孩的家里,一张被我带回了家。10年前,夹皮沟某地发了一场大水,她电话里说,那张照片被大水连同房子一起冲走了,能听得出语气的伤感。而我家里的这张已经发黄,色彩斑驳,成为一段青春最后的见证。

坐在北广场的一根廊柱下,敲打下这些文字时,阳光更加明澈,街边的银杏树一半绿翠、一半金黄,北京最好的季节到了。我用手机拍下一组照片,这是我多年出行的习惯,且行且拍。我将它们与30年前那张照片一同珍藏,作为时光的见证。

30年前的北广场到今天的北广场仿佛一瞬,30年前的青春到今天的中年何其山高水长。